

太初有慾，慾創造了世界

《情慾、倫理與政治》簡體版ⁱ自序

曾家達

2010年2月2日ⁱⁱ

太初有慾，慾創造了世界。

無慾則萎，反常合道。

爲什麼對性如此執迷？

過去三十年來不少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的反應是：爲什麼你們對性和情慾那麼不認真？

我寫這序在何式凝之後，所以先看了她的，我們多年來能合作合寫合編不同的東西，當然有很多近似的觀點和經驗，1979年時我是何式凝社工實習導師，當時搞的是社區發展，跟性和情慾關係好像不大，但我們可能都算是性情中人吧，兜兜轉轉老是回到這個課題上，80年代中期我們同時在港大社工系任教，有更多溝通交流的機會，何式凝在生活上有她特殊的遭遇，而我自己也有很多不同的經歷和反思，交錯中就把我們兩個受殖民地基督教捆綁多年的人解放了出來。有關這論文集學術方面的交代，她已經說得很好，我其實沒有什麼必須加上的補充，我估計可能更有意思的，是跟讀者們說一兩句心底話。

我成長在一個性壓抑的文化社會環境裏，那可能沒有什麼特別，大部分人大概都在性壓抑的環境裏成長，世界上在性和情慾問題上真正解放的社會沒幾個，對情慾的壓抑造成人性的扭曲，個人和社會都付出很大的代價。在香港這個殖民地，宣教士帶來的原教主義（或稱基要派或福音派）基督教，加上被殖民地精英脫政治化的所謂中國文化傳統，和華南農村小鎮保存下來的封建習俗，綜合成爲一種反智、內向、和狹隘的世界觀，孕育出一種畸形的情慾恐懼和性壓抑文化環境，和大批口不對心，講一套做一套的情慾恐懼症患者。我到長大之後才接觸到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政治家、思想家、社會運動家和革命者對情慾的探討和反思，及他們身體力行的體驗，讓我可以從“中國人就是保守”這個思想枷鎖裏走出來。

情慾的釋放可以有社會文化層次的理解，但也是個人的事，這論文集就反映了我和何式凝個人的經歷和想法，同時也反映了我們所處的社會和時代。

就我個人而言，心理治療是一個重要的歷程，心理治療讓我可以對別人和自己的內心世界進行深入的探討，包括我們如何去處理或接受不同的想法、經驗、和慾望，它是一個誠實面對自己的過程，就算發現的自己是傷痕累累、支離破碎，或者是充滿黑暗、怨恨、惡毒、愚昧無知，甚至發現“我”只是虛相，是衆多因緣起合因應而生的，始終是走了這一程。這過程中對我幫助最大的就是來找我做心理治療的案主們，他們在面對人生種種的挑戰、苦難、或試煉（考驗）時表現出的抗逆力和勇氣，在面對心靈的黑暗時發揮出人性高貴和神聖的一面，在孤單無助時堅持著的信念和盼望，都成為我的啓發和鼓舞。在情慾問題上他們陳述了不同的經歷和掙扎，有不少人是因為內化了社會上主導的文化或宗教價值，把自己的情慾需求看為罪惡或病態，否定自己真實的部分變成了生活條件，抑壓和自欺成為生活習慣，因而付出了蒙蔽甚至出賣自己靈魂的代價，生活在痛苦黑暗中。在心理治療歷程中我們一同面對情慾，誠實地處理內心世界中種種不同的力量和人際關係中交錯的愛恨糾纏，結果可以欣然擁抱情慾，接納自己，和享受多向多樣的親密關係，走出常理世界的繚絆。

心理治療的另一個啓發在於對知識、語文、和生活之間的關係，常理世界假設我們的知識可以指揮我們的行動，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和資源來開發知識和教育，假設教育就可以改變行爲和生活，現在甚至可以說人類歷史已經進入了知識經濟階段，知識和教育變成了龐大的產業，而語言和文字就是知識產業的重要媒介，我在大學裏面混了三十多年，大概可以說對於文字知識生產這遊戲有一點了解，搞社會理論的人喜歡把語言和文字想象為生活世界裏面最重要的結構，投入不少的精力時間去分析話語和敘事，我們出版這文集大概也是在這個層面上吧，語文當然重要，但也有它的限制，在情慾生活著空間內最好體會語言和文字的限制，在這裡，我們用語文編成的網經常都不能把身體、感官、需求、慾望、情緒、感情等等都打進去，對我來說這就是情趣和精妙所在。

心理治療裏的認識，是軀體承載的認識 (embodied knowledge)，是體驗性的，要把思想、價值、信念、認知、身體、感官、需求、慾望、情緒、感情、對環境的了解和經驗等等都融合起來，我們知道知和行之間有多大的距離，知道人在自己所知所信和自己的實際行爲之間有多麼激烈的掙扎，語文是工具，雖然它有建構現實的功能，但它並不能完全覆蓋我們軀體承載的經驗，我對文字能達成的效果，尤其在寫與讀之間，並不抱有太多的幻想，加上社會文化和學術圈對於出版的東西都在進行多方面的監控管制，比如我們透過學術出版社來出版，就得通過他們的審稿過程，用中文出版，很多有關性和性交的具體描繪也有避諱的地方，真正暢所欲言的空間，還得往別處找，與心理治療空間裏面那種透過個體臨場，動員了身體、情緒、眼淚等等來說話的情景差距甚遠，與在自我釋放、兩情相悅、靈

肉一致那種另類空間內的體驗更無法比擬，我最終關懷的是我們能否透過對自己情慾的探討來重整生活世界，讓我們活得更實在、更豐盛，包括可以享受更多彩多姿的情慾生活。

也許我這種濟世情結就是我學術生活的弱點所在，但我歸根到底是個務實主義者，老是想做點事，我認為人和生活世界是本，知識是工具，文字知識只是知識的一種，要是它能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裏打開多一點空間，就很好了。

ⁱ何式凝與曾家達（合編）．（2012）．《情慾、倫理與政治》（簡體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ⁱⁱ此文原稿於 2010 年完成，《情慾、倫理與政治》簡體版於 2012 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